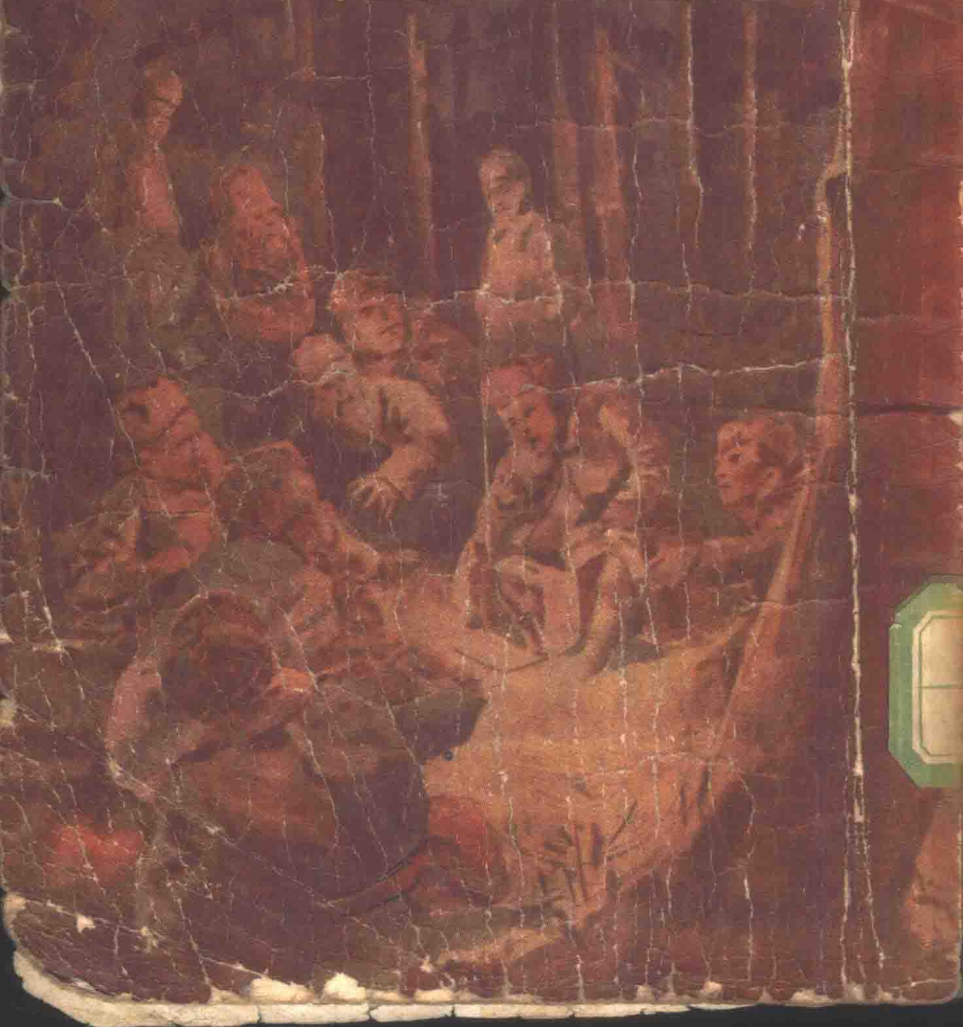


在庫良吉亞包圍圈中



在庫頁吉亞包圍圈中

波·阿夫托瑪諾夫著

吳景平 馮由禮譯

上海出版公司

編號：131

在庫瓦吉亞包圍圈中

類別：文學藝術

著者 (蘇聯) 阿夫托瑪諾夫
譯者 吳景平 馮由禮
出版者 上海出版公司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叁陸號
地址：上海市南京東路153號1D室
排印者 華文印刷局
地址：上海市濟寧路143弄4號
經售者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

原書名 В Курляндском Котле
著者 Павел Автоменов
原出版者 Военного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Союза ССР, Москва, 1951

定價：人民幣 0.55 元

一九五五年六月第一版

字數：107,000 印數：1—23,000

一九五五年六月第一次印刷

開本：787毫米×1092毫米 1/32

印張：7

本書提要

這是一本寫蘇軍降落傘偵察小組在敵後執行戰鬪任務的小說。這是一個特殊的戰鬪任務，也是一個特殊的戰鬪環境，發生在蘇軍驅逐法西斯匪徒，解放祖國領土的最後戰鬪中的庫良吉亞包圍圈中。參加這場戰鬪的英勇、機智的蘇軍，由於這個戰鬪的性質的特殊，不同於一般游擊戰爭，也就經歷了一番特殊的戰鬪生活和起了特殊的思想感情的反應。作者很好地把這種生活和思想感情反映在這本冊子裏。

目次

一	關於庫頁吉亞你們知道些什麼	一
二	飛行	二
三	在敵人陣營裏	三
四	走出樹林	四
五	要堅持下去啊	五
六	中斷了的早餐	六
七	卡布斯金的伙伴	七
八	野營的早晨	八
九	星夜	九
十	採辦	十
十一	我們在聽着你，祖國！	十一
十二	軍隊的耳目	十二

十三	補充	六
十四	『大地』送來的東西	一〇一
十五	我們的老大爺	一一一
十六	聖誕節的前夜	一二九
十七	農舍旁的伏擊	一三九
十八	『釜』中平常的戰鬥日子	一三七
十九	你還記得列寧格勒嗎？	一五五
二十	行軍	一六三
二一	最後的功績	一七六
二二	審訊雷曼	一八五
二三	從另一個世界來	一八八
二四	湖畔	一九四
二五	春天樹林喧嘩了	一九九
二六	尾聲	二〇〇

一 關於庫良吉亞你們知道些什麼？

一輛車子向東飛馳而去。

我們四個人緊靠着駕駛室站在車廂裏。迎面的風狂怒地吹亂了我們長得很長的頭髮。我們互相觀看並微笑着，臉上都顯得很高興；我們在解放了的土地上行駛着，能挺直腰幹站着和大聲說話。

汽車正在越過一個高地，這是些熟習的地方。在明朗的五月天氣裏，從這裏，就從這些白樺樹旁，我曾眺望過那些分散在一片綠色原野中的農莊，眺望過在遠處逐漸陰暗起來並和地平線上的烟霧融成一片的樹林。但是，在那時，不論田野、森林和現在眼前所見到的這樣奇妙的、五光十色的、變幻無窮的原野，都使我感覺到是另一種景象——晦暗的和令人驚恐不安的。現在收割過的田野已經變成了暗灰色，小丘上的白樺樹的枯葉閃出金黃的顏色，靠近公路旁的一座房屋被砲彈炸毀了一半，但我現在看來，却感覺不到深秋的肅殺景象。眼前一切看來，都是那麼明朗

和令人喜悅，彷彿五月又回來了似的。靠近公路旁那座房屋的一垛牆倒塌了，而屋頂也被砲彈片打穿了，可這並非不幸。這並非不幸！大概那個修理破屋頂的長鬍子的拉脫維亞人所想的也一樣。我向四周看了一眼，感覺到有些惆悵，正當這時又開始新生活的時候，而我又不得不離開這個地方，真是可惜。

一些輜重車隊、載重汽車隊和砲兵，迎着我們沿公路前進着，有一組通信兵在架設電線。這一切都向西方，向里加前進，那裏正進行着解放里加的戰鬥。

我們舉起手來，向對面開來載滿着蘇聯軍人的車輛致敬。

『你認得出這個地方嗎？』我們小組的指揮員尼古拉·朱勃洛文碰了下我的肩膀，指着靠近公路的森林邊緣說道，『熟習的工作。』

朱勃洛文才二十四歲，但他的臉却藏在濃密的淺色的鬍鬚裏，長得很長的鬚髮蓋住了頭頸。

在樹林邊上堆着燒毀了的德寇車輛的殘骸，靠近它們有三輛生鏽的坦克半埋在土裏。我回憶起，在春天，德國的一個坦克縱隊在林邊休息，我向方面軍指揮部發出過無線電報，報告敵人車輛的數目和它們的位置座標。

「伊勒」●當時狠狠地揍了他們一頓，」站在朱勃洛文身旁的阿格耶夫擺動了一下寬肩膀說。

「不知道德寇是否猜到偵察員在窺伺他們？」我們的第四個同伴，漂亮而端正的小伙子耶菲莫·科都諾夫問道。「阿遼沙●，你的意見怎樣？你是否願意再度飛到德寇後方去？」沉默了一會兒之後，他向阿格耶夫問道。

「不，」那人笑了笑。「大概不飛去了。我飛去過兩次，步行穿過前線一次……現在我要到前方去，不然的話，我怕再有半年不寫信給我的妻子，她會發瘋的。」

「要是好好再想一想呢？」科都諾夫也不甘落後。

「不飛了，」阿格耶夫重複了自己的決心。「假使我們到司令部以後，我能得到休假，那時我再考慮一下。」他使了個眼色，狡猾地眯起了眼睛補充道。

「我說，阿遼沙，說老實話你會飛的，再過個三天你就會想飛了……假如叫我

去的話，只要能讓我洗一個澡，我就會飛去的。而你能夠落後嗎？弟兄們，我真熱

●「伊勒」是蘇聯一種衝擊機。譯者。

●阿格耶夫叫阿列克謝·愛希是阿遼沙。——譯者。

愛自己的偵察員工作。」科都諾夫繼續說。但這時車子在一處車轍上顛了一下，他抓住我的肩膀，就沒有再說下去。

……我們沒有停留地一直到了依斯波爾司克。但在進入依斯波爾司克時，有一所檢查哨的木柵欄擋住了我們車子的去路。中尉——通行檢查站的值班員——命令我們下車拿出文件來。朱勃洛文企圖解釋一下我們是誰。

「這些我不管，」中尉說道。「拿出文件來！」

「希特勒匪徒是不會供給我們文件的，中尉同志，」朱勃洛文向值班員解釋道。然而值班員懷疑地斜視着我們的自動槍，並斷然地堅持自己的意見。

中尉的舉動我們是瞭解的，假如我們中任何一個人處在他的地位時，也會這樣做。我們沒有文件。鬍子長得這麼長，沒戴軍帽，穿着便衣，又帶着武器和無線電台，我們是顯得有些形跡可疑。

我們被帶到衛戍司令那裏去了。

一個上了年紀的少校，眯起嚴厲的眼睛，從頭到腳地察看了我們一遍。

「同志，你們是什麼人？」他問道。

朱勃洛文回答說，我們是游擊隊員，說確切一些是列寧格勒方面軍的偵察員，差不多在敵後呆了半年，現在，在我軍來到以後，我們準備到自己的指揮部去報到。

「明白了！」少校同意說：「我自己也曾在梁德附近指揮過一支游擊隊。」

「我們的第一個任務曾是在諾沃賽里活動，」朱勃洛文說。「差不多是友隣。」

少校活躍起來了。我們談到普斯科夫游擊隊，談到我們參加過的戰鬥。那種初遇到我們時的不信任，完全消失了。

「你們是到列寧格勒去嗎？」少校問道。「想必你們都是列寧格勒人。」

「不，少校同志，」朱勃洛文回答。「我們當中沒有一個是列寧格勒人。我是組長，烏拉爾人，我們的無線電員，」朱勃洛文指着我說：「是烏克蘭人，這是……阿格耶夫——伏爾加那邊的人，科都諾夫是愛沙尼亞人，家住在牟斯特城，差不多就是這裏的人，但是我們每一個人，少校同志，都有着列寧格勒人的心！」

「我們在列寧格勒經歷過封鎖，」我說。

少校確信我們是偵察員之後，就不再詢問我們了。他向值班員指示說：

「讓這些同志吃飽，然後把他們安排在往東去的最遠的一輛汽車上。」

『是，少校同志！』

衛戍司令握了下手，於是我們就走了出來。

在等候順路的汽車時，我不由地想到我們這次到列寧格勒去的情形。封鎖解除後它將是什麼樣子呢？在這次戰爭當中，我們會兩度由列寧格勒起飛到敵人的後方去。

『尼古拉，當我們到了那裏的時候，你可不要忘記剪鬍子，』科都諾夫開着朱勃洛文的玩笑。『不然說不定你會這樣滿臉大鬍子的到醫院去找瓦留莎的。你還記得那年冬天翻越籬笆的事嗎？可把她嚇壞了。』

『這一次我還要試試從籬笆上翻過去，這樣會更快一些，』朱勃洛文笑了。他躺在青草上，兩手枕在頭下。『我的鬍子又有什麼關係，』他繼續說道，『鬍子又有什麼不好的？有很多偉人也留鬍子啊。』

『他們是「偉人」，而我們是偵察員，』阿格耶夫插嘴說。『你的鬍子應當在見到第一個理髮店時就把它剷除掉！』

在衛戍司令部附近有一輛小汽車停了下來，一位陌生的中校下了車，很快地走上了台階。不久之後，他又和衛戍司令一起出來。

「就是他們，中校同志，」衛戍司令指了指我們說。「還沒有走。」
我們詫異地交換了一下眼色。

「你們之中誰是朱勃洛文中尉？」中校走近我們跟前問道。

「我，」尼古拉跳起來說。

「您好啊！我正在找您……」

「是，中校同志。」

「你們這個小組現在歸我領導。」

「我們是隸屬於列寧格勒方面軍的。」

「我知道。你們原來所在的那個地區的部隊，現在已開到波羅的海沿岸去了。」

「怎麼，開到波羅的海沿岸去了？我們在感情上是列寧格勒人呀！」阿格耶夫

掩飾不住自己的懊惱，喊道。

「你們是列寧格勒人那太好啦，不過暫時你們不得不改變方針，」中校說着，微笑了一下。「我們目前有一個任務。一小時之後車子就來。」

正如中校所說的，剛好過了一小時，就來了一輛車子，於是我們就不去列寧格

勒，而出現在離比丘拉城不遠的一座村莊裏，那裏給我們準備了房間。

前線的事情使我們高興得心花怒放。

在夏季就和卡列里方面軍協同作戰的列寧格勒方面軍的軍隊，在與波羅的海和北海艦隊的配合下，使芬蘭投降了，如今正由塔爾屠和那爾瓦向西疾進。經過一週的戰鬥，蘇維埃愛沙尼亞幾乎全部被解放了，蘇軍的大砲已在通向里加的接近路上轟鳴着；巴格拉米揚將軍的軍隊，在里巴雅和麥麥里之間的地區上直向海邊逼近，切斷了希特勒匪軍由庫良吉亞向東普魯士去的退路。在庫良吉亞半島上的敵人重兵團已落入『釜』中。希特勒統帥部頑固地不願將自己的軍隊從半島上撤回。它指望在這裏能牽制住一部分蘇軍，並使其不能參加主要的戰役。

在我們跟派我們到這個村子裏來的那位中校共同休息的第五天上，偵察部隊的首長來到了。在祝賀過我們模範地完成任務而榮獲戰鬥勳章，又問我們如何消遣時光，有什麼感覺等等之後，他又說道：

「我已經和司令員講過關於你們休假的事情，當然你們有這個權利，不過暫時

不得不把休假延期。根據波羅的海前線的戰況，必須更加迅速地消滅敵人的集團軍。爲了使戰鬥獲得勝利，決定將一個偵察小組派往敵人的後方去。」

我們沉默着。

「飛到哪兒去呀？上校同志，」最後朱勃洛文問道。「恐怕還沒等我們降落，蘇軍就會把我們「解放」了。」

「情況將會是很緊張的，同志們，也會遇到不少困難，」上校說道。他由圖囊裏取出地圖來，把它打開。「不得不向這裏，庫良吉亞飛去，」他補充道。

關於庫良吉亞我知道些什麼呢？很少很少。當在學校裏提到里巴雅和汶茨匹爾斯不凍港的時候講到過它。如今我看着地圖，關於這塊土地什麼也講不出來。

「庫良吉亞，或者按照拉脫維亞的叫法是庫爾吉瑪，現在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據點，」上校在給我們介紹任務時說道。「那裏有很多道路，幾乎在每一公里路上都有住人的房屋——農舍。正如你們所見到的，半島的尖端伸出在海中。如今這個尖端已被蘇軍切斷。根據不很確實的情報，在庫良吉亞約有三十個希特勒的師團，還加上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的敵視蘇維埃政權的資產階級，這些資產階級在波羅的海沿

岸的蘇維埃共和國被希特勒匪徒佔領期間是與其合作的，現在已經在躲避開自己人民的憤怒之火了。」

我一面聽着上校的話，一面想像着這個包圍圈。它在陸地上是被我軍切斷，但從海上却是敞開的。敵人掌握着一些海港，他可以從這裏與東普魯士和全德國的港口來往。

「我們需要知道希特勒匪徒在這個包圍圈內作些什麼，所以必須把咱們一些在敵後作偵察工作有經驗的人派到那裏去。方面軍的首長認為你們這個小組可以完成這項責任重大的任務，」上校在結束他的講解時又添上了幾句。

大家沉默起來。上校的提議是那樣的突然，是那樣的與我們不久以前關於休假，關於會見親人的各種計劃沒有聯系，以致在開始的一剎那間，我們之中每一個人都不知道說什麼才好。

朱勃洛文站在窗邊不時地注視着科都諾夫，彷彿說科都諾夫應該首先發言。

「我飛去，」阿格耶夫打破了沉靜大聲說。他把紙烟頭扔到地上，用腳踩滅了它。

「說的對，阿達沙！應該的，應該這樣，」科都諾夫用腳後跟轉過身來又加上

一句：『我們飛！』

『有什麼說的，是熟路，』朱勃洛文說。『你吶，格勒卡？』他用疑問的眼光看了看我。

在戰時，我已經是第四次處在這種環境中，就是當決定性的步驟由我來決定的時候。我想起父親臨死前向我們——他的兒子們——三個毛孩子說的話：『我的兒子們，你們不要以為你們比其他的人軟弱和愚蠢。你們也不要認為自己比別人好。要永遠知道自己的價值並且不要誇耀。要跟着比自己強的人走，那時候人人會把你們當人看……』

『你們沒有無線電員算個什麼偵察小組呢？』我儘力安詳的說，但是感覺到我的聲音有些發顫。我堅定地做出結論說：『我飛！』

『我原就相信你們會同意的，』上校微笑着說。『我祇剩下一件事，就是衷心地祝你們成功。明天有兩個拉脫維亞同志到你們這裏來，他們和你們一同飛去。願你們活着健康地回到大地上來。你們起飛到敵後去的日期定於十月十日，要準備好。』

● 本書著者在書內姓格勒卡，名維克多，愛稱維加。——譯者。